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六十六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三

明



皇帝

天啓元年春二月遼陽有數日並出

閏月孫如游罷

如游入閣言者試其不由廷推文章列論如游亦屢

乞去帝輒慰留至是疏十四上乃許之

後四年卒贈少保諡文恭

廷推為明季弊
政前已具論之
孫如游以講學
舊思葉宗持為

三月我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畧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

字字瀋水人

等死之

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清河撫順未行我

大清兵已薄瀋陽總兵賀世賢等嬰城固守

大軍奮勇縱擊城外兵七萬人皆潰世賢戰死

總兵尤世功參

將夏國卿張綱知州段展同知陳栢皆死世功榆林衛人

城遂拔總兵陳策李

東誠等聞警赴援

簡用即未必遂稱得人之慶而命相出自朝廷實事當而理正乃當時言路既以其不由推舉妄肆詆諆交章論劾必欲去之而後已如游亦逐枕阻不安屢疏乞退肅宗竟付之無可如何是廷臣直志取貴之權當操之自上公然把持撥席爭搆信信

明事至意未勢
已一服不振况
後身親賊仗效
與巧匠爭功其
為容擺場蔽實
由自取但自古
問奴求隙為奸
亦自師承有本

矯旨充南海子淨軍絕食三日不死遂撲殺之客氏

淫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狠陰毒好諛帝深信

之兩人愈相結用司禮監王體乾昌平州人及李永貞通州人

人石元雅涂文輔等為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閱視

鈐識竅要白忠賢議可否然後行帝性機巧好親斧鋸椎擊髹漆之事

每引繩削墨忠賢輒奏事帝厭之謬曰朕

已恚矣汝輩好為之忠賢因得擅威福

六月起熊廷弼經略遼東以張鶴鳴字元平潁水人為兵部尚書

初熊廷弼雖罷帝念其守遼功仍議起用及瀋陽遼

如秦趙高侯二
世燕樂促令李
斯奏事以激其
怒唐仇士良教
其黨云天子不
可命常閉宜經
其耳目無服及
他事然後吾輩
可以得志觀忠
賢改智前後如
出一轍可見宵
小肺腸不謀於
無如昏庸者明
知殺轍而蹈之

陽繼失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廷弼在當不至此帝

乃貶馮三元等而削姚宗文籍召廷弼于家廷弼至

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兵列壘三岔河

亦曰三
岔河在

奉天府海城縣西南遼河至此

合太子河入海即古遼澤也

上天津登萊各置舟

師設登萊巡撫如天津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

以一事權遂命廷弼駐山海關經略軍務賜尚方劍

及行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先是王

化貞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叅將守備分守諸

要害議已上廷弼謂今日但當固守廣寧不宜分兵
防河兵分則力弱倘一營不支則諸營皆潰又焉能
守化貞議遂不行愠甚盡委軍事于廷弼廷弼請申
諭化貞不得籍口節制坐失機宜由是經撫不和廷
弼又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與登萊聲息相通乞
給臣空名劄付百道募山東礦徒有能結聚五百人
以上者即署守備都司如此則一二萬勁兵可立致
帝即從之未幾我

大清鎮江

注見前

守將陳良策潛通于毛文龍文龍遂引

兵取其城王化貞遽以大捷奏舉朝皆喜亟命發天津登萊水師二萬援文龍化貞督廣寧軍四萬進據河上合諸蒙古軍乘機進取廷弼遺書中朝言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時朝士方以鎮江為竒捷聞廷弼言多不服而化貞再疏請出師且言勢在必克兵部尚書張鶴鳴深以為然奏言時不可失請令廷弼進駐廣寧薊遼

總督王象乾

注見前

移鎮山海化貞即渡河進師廷弼

不得已出關次右屯

明置廣寧右屯衛今廢故城在錦州府錦縣東南

化貞

無功而還

化貞為人驍而愎妄意降將李永芳可倚為內應又信西部言許助兵四十萬遂欲

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為大言以固中朝尚書鶴鳴深信之所請無不允而于廷弼奏輒從中阻格廷弼憤甚抗疏言臣有經畧名而無其實遠左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為之鶴鳴益恨當是時廷弼主守力言永芳必不可信西部必不可恃而化貞一切反之絕口不言守且謂仲秋之月可高枕而聽捷音已而廣寧人見河冰合紛傳兵至奔竄四出化貞乃始議守而鶴鳴請勅廷弼出關策應廷弼上言樞臣第知經畧一出足鎮人心而不知徒手之經畧一出其動搖人心更甚言甚切至鶴

鳴促之廷弼乃議以重兵內護廣寧命劉渠守鎮武
祁秉忠守閭陽羅一貫守西平而已復出關駐右屯
鎮武堡名在廣寧縣東閭陽城名在廣寧縣西南
金元時置縣於此明廢今為驛西平亦堡名在鎮武
東羅一貫
甘州衛人

秋九月葬慶陵

在昌平州天壽
山西峯之右

謚曰貞皇帝廟號光宗

明史贊曰光宗潛德久彰海內屬望而天不假
年措施未展三案構爭黨禍益熾可哀也夫

四川永寧

注見前

土司奢崇明反

永寧奢氏自洪武後世為宣撫司傳至奢崇周魚子

崇明以疎屬襲外恭內陰驚其子寅尤驍桀好亂時
朝廷方遣官募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
樊龍張彤等領兵詣重慶巡撫徐可求

衢州西安人

議汰

其老弱龍等遂反殺可求及道府總兵官二十餘人

據重慶分兵攻合江納溪破瀘州陷遵義興文

故九絲蠻

地萬歷中置

知縣張振德

字秀修崑山人

死之崇明統所部

縣事見前

與徼外雜蠻凡數萬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奸人蠱起
附之全蜀震動乃進圍成都偽號大梁設丞相以下

官左布政使朱燮元

字懋和浙江山陰人

將入覲蜀王以亂留

治軍事燮元急趣近道兵赴援偕右布政使周著

昌南

人

按察使林宰

漳浦人

等分陴固守賊攻城急四面立

望樓高與城齊又潛納其黨城中為內應燮元捕獲

之斬二百餘人又命死士突出斬三賊帥焚其樓賊

少懾已而援兵漸集石砮女土官秦良玉

忠州人嫁宣撫使馬

千乘千乘死

代領其衆

先遣其弟民屏發兵四千倍道潛度重

慶自統精兵鼓行而西復新都他路援兵亦連勝賊

然賊亦日益增

忽有賊數千自林中大譟而出擁物如大舟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旗中

數百人各扶機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以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乃用巨木為機關轉索發礮飛千鈞石擊之又相持百餘日會賊將以大礮擊牛牛返走賊大敗去

羅乾象遣人輸款願殺自效燮元許之令誘崇明至

城下伏起崇明跳免乾象即于是夜縱火焚營賊兵

亂崇明父子倉皇走瀘州乾象以衆來歸成都圍解

以下事俱在明年

燮元亦已授四川巡撫帥師追崇明乘勢

復州縣衛所四十餘惟樊籠扼重慶不下燮元督良

王等奪二郎關

在重慶府巴縣西北

據其險佛圖關

在巴縣西即李巖欲

鑿通涪沅

二江處

亦為總兵杜文煥所破諸將迫重慶而軍

城中乏食燹元以計擒樊龍殺之張彤亦為亂兵所戮遂復重慶瀘州尋亦復

冬十二月罷吏部尚書周嘉謨

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為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舉及嘉謨為尚書大起廢籍向稱三黨之魁者漸自引去

惡霍維華傾牧出之外魏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

錢塘

人 劾嘉謨受劉一燦屬為王安報仇嘉謨遂罷歸

壬戌 二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取西平堡王化貞棄廣寧與熊廷弼走入關

先是化貞凡五出師輒引還

八九十月皆一出十一月則再出李永芳不應

西部亦不至

廷弼乞勅化貞慎重舉止化貞上言臣願領

兵六萬一舉蕩平時葉向高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

之廷臣惟少卿何喬遠

字舜孝 晉江人

御史江秉謙

字兆孫 歙人

周宗建

字季侯 吳江人

等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令毋受廷

弼節制廷弼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
遣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
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
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
關恃有閣臣今無望矣帝令羣臣議兩人去留時中
外俱知經撫不和必誤封疆大事而張鶴鳴篤信化
貞請撤廷弼他用帝不從責再議議未上而我

大清兵已西渡遼河攻西平堡招副將羅一貫降不從

布梯楯進攻克之一貫死會化貞遣遊擊孫得功叅將祖大壽合總兵祁秉忠赴援廷弼亦檄總兵劉渠會師前進與

大清兵遇乘機急戰

大兵飛馳突入奮射衝擊得功遽奔呼曰兵敗矣諸軍皆走

大兵追擊至平陽橋渠秉忠及副將劉徵叅將黑雲龍等皆死之全軍盡沒大壽走覺華島得功請降得功

素為化貞心腹及是欲生縛化貞以為功時

大清兵頓沙嶺

在廣寧縣東

未進得功揚言兵已薄城居民

驚竄叅政高邦佐

字以道襄陽人

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闔署

理軍書不知也叅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矣

請公速去化貞莫知所為朝棟掖之出上馬僕二人

徒步從遂棄廣寧踉蹌西走先是廷弼已離右屯次

閭陽驛聞敗叅議邢慎言

益都人

請馳救為僉事韓初

命所阻遂退還及是與化貞遇大凌河化貞哭廷弼

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如何化貞慚議守寧遠

注見前

及前屯

明以元瑞州置廣寧前屯衛今廢故城在寧遠州西南

廷弼曰已

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已所將五千人授化貞

為殿盡焚積聚與副使高出

萊陽人

胡嘉棟

西華人

等先

後入關獨邦佐留松山自經死我

大清兵入廣寧凡四十餘城皆下遂退克義州而還敗

聞至京師鶴鳴懼罪因自請視師給事中侯震暘

字得

一嘉定人

少卿馮從吾

字仲好長興人

董應舉

字崇相閩人

何喬遠請

並遣廷弼化貞以伸國法獄具二人並論死鶴鳴尋亦罷焉

二月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反

邦彥水西宣慰使安堯臣族子堯臣死子位幼位母奢社輝攝事社輝奢崇明女弟也常與崇明日寅爭地相仇而邦彥素懷異志與崇明合及崇明反或傳其已陷成都邦彥遂挾位以叛為崇明聲援自稱羅

甸大王卒兵首襲畢節

明衛今為縣屬貴州大定府

陷之諸部頭

目盜起為助乃分兵西破安順

注見前

霑益

元州今屬雲南曲靖

府

東下甕安

明縣今屬貴州平越府

偏橋

明長官司今屬貴州鎮遠府

而邦

彥自統水西軍渡陸廣河

在貴陽府修文縣境其上源出安順府曰滴澄河下

流入遵義府為烏江

直趨貴陽當是時永寧未平水西復起貴

陽城中藩臬守令咸入覲巡撫李標

字長儒鄞人

方受代

已乞休

聞變與巡撫御史史永安

武定人

提學僉事劉

得請

錫元

長洲人

悉力拒守

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堞以守

賊攻不能克

則沿巖置柵斷城中出入鎮將張永芳卒兵二萬赴

援隔龍里

注見前

不得進諸將馬一龍白身強皆戰歿

外援遂絕賊攻城益急城中糧盡人相食

先食糠藎草木敗革

皆盡遂食死人肉後乃生食人至親屬相啜里居參政潘潤民一女被食知縣周思稷至自殺以饗軍

而死守不遺餘力中朝方亟遼事不能顧久之新撫

王三善

字彭伯永城人

始分兵三道進奪龍里城擊殺安邦俊

水西別部頭目與邦彥同反者

邦彥駭走遂乘勝抵貴陽城下先以

五騎傳呼曰新撫至矣舉城懽呼更生貴陽被圍十

餘月城中戶十餘萬至是僅存二百人而孤城卒全

皆標及永安錫元功也時議與朱燮元之守成都並稱焉

以孫承宗

字稚繩
高陽人

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承宗以知兵名廣寧既失東事益急遂進大學士又
從御史左光斗請命承宗以閣臣理兵部承宗疏言
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
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將備邊而日增置文官
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此極弊也今當

重將權擇沉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如唐任李郭自
辟置偏裨以下邊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要使守關
無闌入而徐為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遼民減京
軍增永平大將修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數事帝嘉
納焉

三月劉一燝罷

先是言官交章論沈淮淮疑一燝主之與魏忠賢比
而齟一燝及周嘉謨罷一燝屢疏乞休許之葉向高

言客氏既出復入一燼顧命大臣乃不得比保母致

使人揣摩于奧突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不納

先是客氏已遣

出宮帝思念不食遂宣諭復入給事中侯震賜上言禮有慈母猶息以義絕況么麼里婦何可出而復入宮闈禁地內外鈎連借叢煬寔有不忍言者昔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閔之奸趙媿寵而搆曹節王甫之變禍貽宗社良可寒心帝不省故向高以為言一燼後坐誤用熊廷弼削奪崇禎初復官至八年卒贈少師福王時追

謚文端

舉內操

魏忠賢勸帝選武闈鍊火器又日引帝為倡優聲伎

狗馬射獵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御史江東謙等劾

沈淮交通閹人弄兵大內中旨切責侯震暘黃尊素

字真長
餘姚人

等先後疏諫皆不聽

明年內操增至萬人乘
甲出入鉦礮喧震內外

夏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前輔方從哲進紅丸罪

慎行召為禮部尚書既至即追劾李可灼進紅丸事

斥從哲為弒逆

疏言可灼紅丸乃首輔從哲所進夫
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

突然以進昔許悼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
猶書之為弒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
帝義之上也合門蒞藁以待司冠義之次也乃悍然
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同籍調理是誠何心許世

子以死愛父猶不能自明從哲之愛先帝于何處明
乎臣以為從哲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
名難免弒之實恐百口
無能為天下萬世解也 從哲久居京師近習多為之

地慎行疏上帝以舊輔素慎事係傳聞下廷臣集議

都御史鄒元標主慎行疏從哲奏辨自請削官階投

四裔帝慰諭之給事中魏大中

字孔時
嘉善人

以九卿議久

稽趨之時議者一百十有餘人紛紛俱欲罪從哲獨

刑部尚書黃克纘

字紹夫
晉江人

及給事中汪慶百等數人

右之希內廷意也于是大學士韓爌述進藥始末尚

書張問達等合奏言慎行論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及先帝召見乾清宮輔臣與臣等言俱慎重未敢決及宣臣等入宮先帝問可灼安在可灼至進紅丸少頃復進一丸先帝服藥微汗身溫熱就寢臣等所共聞見輔臣視皇考疾急迫倉皇弒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醫知脉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即上昇非但後哲未能止臣等亦未能止均有罪焉乃後哲反賚可灼及御史王安

舜有言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失之太輕何以慰皇考
服中外宜如從哲請削其官階為法任咎至可灼罪
不容誅而崔文昇當皇考哀感時晏進大黃涼藥罪
又在可灼上法皆宜顯戮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
文昇放南京而從哲不罪未幾慎行引疾去

大雨雹

御史周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疏陳四事一攻大學
士沈淮一請寬建言廢黜諸臣一言熊廷弼已有成

獄不當因此羅織朝士一專詆魏忠賢言忠賢目不識丁陰賊險狠陛下用人行政一切墮于其術恐離間之漸將起于蠅營讒構之釁必生于長舌忠賢見疏恨刺骨

五月有星隨日晝見

山東白蓮賊徐鴻儒作亂

初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

森常殺一妖狐狐斷尾令藏之招人聞異香

多歸附之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

王森以邪術倡教廣聚徒眾延數省實為地方大害即當嚴懲窮治以永靖根株乃森既攝錄有司尚令其倖逃三尺而其

子及徒黨之皆
化加寬縱遂致
逆孽後流散于
益弄澆之所在
悉連破總由
政刑業壯匪徒
無所畏懼而妖
賊橫行蓋亦已
殺之先見耳

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及陝西四川後
森為有司所攝斃于獄其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武
邑于宏志輩踵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遼東盡
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並進兵會
謀洩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天成興勝
元年用紅巾為識遂陷鄆城俄復陷鄒滕嶧三縣鄆
縣五經博士孟承光字永觀被執不屈死滕縣知縣
姬文允字士昌視事甫三日城破登堂自經死

莘州人

以印

界小

吏魏顯照及家僮李守務賊掠顯照索時承平久郡
印顯照潛殺其父而與守務並罵賊死

賚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巡撫趙彥膚苑人練民兵

增諸要地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

薦起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統山東軍討賊賊乘肇

基未至襲兗州為滋陽知縣楊炳及都司楊國棟所

敗已而犯夏鎮韓莊劫掠漕艘官軍連破之運道始

通賊又攻曲阜知縣孔聞禮率民兵拒守賊不能克

引去時賊精銳聚鄒滕間彥欲攻鄒縣副使徐從治

字仲華
海鹽人

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圖也

彥乃與肇基令游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銳感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乃今天

津僉事來斯行

蕭山人

及國棟乘間復滕縣國棟又大

破賊沙河乃築長圍困之賊食盡其黨皆出降鴻儒單騎走擒之送京師磔於市鴻儒臨刑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事不成天

也鴻儒舉事凡七月而滅

方鴻儒未滅時于宏志亦起兵武邑應之為諸生葉

廷珍所獲王好賢亦捕得皆伏誅論平賊功趙彥加
兵部尚書餘晉秩有差復以言官請修復孟廟恤孟

氏子
孫

六月以毛文龍為平遼總兵官

先是文龍襲取鎮江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略熊
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副總
兵累加左都督至是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

島如內地

東江雖踞形勢而文龍素無大略惟務廣
招商賈販易禁物無事則需參販布為業

有事亦罕
得其用

秋七月沈灌罷

刑部尚書王紀

字維里
芮城人

再疏劾灌比之蔡京灌亦劾

紀庇熊廷弼獄

廷弼薦遼陽佟卜年為監軍僉事張
鶴鳴行邊以下年嘗通李永芳欲因

以甚廷弼之罪鎮撫司獄具移刑部紀與員外郎顧
大章辨其誣改輕比故灌劾之顧大章字伯欽常

無詔兩解之未幾紀削籍去葉向高言紀灌交攻俱

失大臣體獨斥紀如公論何灌不自安乃引去

自灌
首進

募兵之說交結閭寺遂開內
操朝議惡之歸後逾年卒

八月以孫承宗經略薊遼

初廣寧既失關外五城七十二堡悉為喀爾沁諸部

所據聲言助邊實懷窺伺經略王在晉

字明初太倉州人

與

蘇遼總督王象乾請給月糧歲費百萬又請築重關

於八里鋪

在山海關外

設守兵四萬人寧前兵備僉事袁

崇煥

字元素東莞人

以為非策白之葉向高向高不能決承

宗請親往定之乃馳詣關門相度還奏築重城不若

築寧遠要害與覺華島相犄角因言在晉不足任自

請督師帝許之賜尚方劍御門臨道以寵其行承宗

既至闕定軍制申明職守以馬世龍

字蒼元
寧夏人

為總兵

官令遊擊祖大壽等守覺華島副將趙率教

陝西人

守

前屯前後築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造鎧仗數百萬
開屯田五千頃會我

大清兵不深入而承宗防守嚴亦不致敗
軍聲頗振

初承宗之督師也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為贊畫薦為
軍副使闕鳴泰為遼東巡撫帝皆從之及至闕命善
繼治軍儲而以鳴泰無實畧軍事多不與議鳴泰快
快求去承宗亦引疾帝乃罷鳴泰諭留承宗以張鳳
翼為巡撫鳳翼怯力主守闕議承宗不可復出闕孤
寧遠集將吏議所守衆多如鳳翼指獨崇煥善繼請

守寧遠承宗然之議乃定命大青興工崇煥及滿桂
守之承宗將圖大舉請餉二十四萬帝即命所司給
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餉定渠即妄為矣故用文移
往復緩之師竟不果出 鹿善繼字伯順定興人張
鳳翼代州人滿桂蒙古
人幼入中國居宣府

九月增田賦

時增州縣兵計畝加餉從御史馮英請也

封弟由檢為信王

即莊
烈帝

冬十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罷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

都門非講學之
地朝官非講學
之人鄒元標等
身列大寮自當

以政務為重頗
猶循里居餘事
而於華嚴近地
設苑分茅自高
壇坫實非大臣
所宜自處無論
招聚生徒步涉
堂堦形迹即概
之宋時四大書
院遺意人地亦
絕不相侔豈非
循名而失其實
乎在羣小惜其
仇直借事生風
力為攻訐甚至
殃及先師木上

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官都察院乃共建首

善書院於京師

御史周宗建董其事大學士葉向高為之記

朝暇與同志

高攀龍等講學其中名望日重而諸不附東林者咸

忌之會明年當京察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

晉州人

郭

興治慮為元標所黜童蒙乃首劾之以講學為門戶

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元厚復繼劾語尤妄誕而

魏忠賢方竊政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

譴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禁

其奸邪固不足
責然元標等不
從黃尊素之言
致策單得藉為
口實貽禍清流
自檢亦已疎矣

向高亦力為解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而興治復力攻

比元標於山東妖賊元標徙吾遂並引歸先是書院

方建御史黃尊素謂元標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

已叢議於前矣謂徐階元標不能用及是尊素言果驗

元標徙吾既歸羣小擊碎其碑暴於門外先師木主
委棄路隅經史典籍盡被焚燬而院獨存後崇禎中
禮部尚書徐光啟卒西洋人湯若望等借院
修厯號曰厯局徐光啟字子先上海人

亥 三年春正月以顧秉謙崑山人朱延禧聊城人朱國楨字文

寧烏程人魏廣微南樂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預機務

廷推閣臣首列孫慎行盛以宏

字子寬 潼關衛人

皆不用時

魏忠賢用事謀結外廷諸臣東謙廣微卒先諂附遂

援二人入閣

時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

東謙廣微庸劣無恥忠賢得為羽翼勢益張而二人曲奉忠賢儼如奴役

紅毛夷

即荷蘭明史謂之和蘭在西南海中地近佛郎機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故又曰紅毛夷

據澎湖

島名在今泉州府東海中與金門所相對宋史泉州東有海島曰澎湖煙火相望即其地也

神宗末紅毛夷侵奪臺灣地

在福建東南海中古曰東番今為府屬福建布

政司築室耕田久留不去後又出據澎湖犯漳州海澄

明縣今屬

已復入廈門

在泉州府童安縣西南海中嘉禾嶼有城提督總兵官分

漳州府

巡道及府同

官軍禦却之仍築城澎湖以居已而巡

知同駐此

撫南居益

字思受渭南人

請于朝發兵出擊

事在

迄數月番

人始揚帆去而渠帥高文律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

將破擒之澎湖之警始熄其據臺灣者自若也

明史外國

傳荷蘭本國去中華絕遠華人未嘗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礮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樹五桅桅下置二大巨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夷礮即其製也桅後置照海鏡大徑數尺能照數

唐時以宦官十道巡遊並設立宜傍及諸家果欲河米邊事則于一切奏報虛心體察何慮為

對帥所蒙若中官出使方隅不過恣睢自肆其愛憎顛倒所言又豈可憑乃欲藉若輩為耳目謂可盡得邊情何異使譯者耶

百里

云

遣中官刺邊事

帝好察邊情常遣中官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賢竊柄遣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賫甲仗弓矢白金文綺先後至山海關頒賚將士實覘軍也

孫承宗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不省

三月太白晝見

夏四月朱國祚罷

命錄者通乎
况塚人竊柄方
欲借其事以冒
賞遲或素寐又
從而博之以異
真亦其去

國祚在閣素行清慎事持大體及是十三疏乞休遂

許之未幾史繼偕亦致仕

先是刑部尚書王紀為魏忠賢所逐國祚疏救復具

揚爭之紀為禮部侍郎嘗以事忤國祚者也人以是稱國祚長者歸後家無餘貲踰年卒贈太傅諡文恪

五月四川總督朱熨元克永寧奢崇明走龍場

在四川叙永廳

永寧縣東南與貴州大定府畢節縣接界岑為營有守備駐此考此又一龍場非王守仁所謫之龍場驛也驛

已注

前

先是川兵既克重慶貴州兵亦復遵義已而遵義再為賊所陷推官馮鳳雛被殺朝議加熨元兵部侍郎

為四川總督討賊至是燮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曰

我久不得志於賊者我以分賊以合也乃盡擄諸將

會長寧

注見前

連破賊砦與秦良玉合兵搏戰賊大敗

遂入青崗坪

在叙永廳西亦曰青崗閣

抵城下拔之降賊二萬副

總兵秦衍祚等亦克遵義宗明父子逃入舊蘭州城

唐置州宋廢故城

尋為參將羅乾象所攻克賊勢益

在今叙永廳東

蹙乃率餘衆走水西龍場借兵安邦彥邦彥遣二將

窺遵義永寧燮元敗走之諸將秉勝慶入龍場生擒

崇明妻安氏及其弟宗輝斬獲萬計崇明父子窟深

箐得免時燹死以永寧既拔蜀中已靖遂不窮追而

貴州巡撫王三善以崇明竄入水西會師六萬進討

屢戰皆捷遂渡渭河

在大定府黔西州北東南流入于此廣河

直抵大方

即今大定府治舊時安明據為巢穴

入居安位第位與其母社輝走火

灼

城名在黔西州北

安邦彥匿織金

亦城名在黔西州西北地最深阻

皆不

敢出三善既連破賊有輕敵心謂賊不足平駐大方

久之會糧盡不得已退師乃焚大方廬舍而東

事在明年

三善進討安
昔難進難推辭
與蘇胡提謀亦
直其賊之徒

易子春謂並非
司馬其獨操說
既濟賊乘其當
乘時掃除以清
繼軍乃三善報
因屢校生弱遂
留日久而于邦
產等假息遂絕
竟爾置之不問
致賊人待乘其
退兵之際虎踞
猖狂前功盡棄
皆由輕敵老帥
坐取殞歿三善
節雖可哀而名
固不可諒也

賊躡之副總兵秦民屏參將王建中戰歿三善遂為

降賊陳其愚所害

其愚者賊腹心先詐降三善信之
令隨行遇賊其愚衝三善墜馬三

善大呼罵賊遂遇害監軍副使岳具仰同知梁思泰
主事田景猷等四十人皆死之岳具仰延安人田

景猷貴州
思南人于是賊勢復張

之
容氏魏忠賢殺光宗選侍趙氏幽裕妃張氏于別宮殺

容魏肆惡慮妃嬪白其罪矯旨賜趙選侍自盡

選侍
以光

宗賜物列案上西
向禮佛痛哭自經

幽裕妃別宮絕其飲食天雨妃匍

匄承樞溜飲之而死皇后數于帝前刺客魏過失是
年有娠客氏以計墮之帝用此之嗣又以帝郊祀
日掩殺帝所寵馮貴人左右無敢言者范慧妃以讒
失寵李成妃為之乞憐客魏知之亦幽成妃別宮妃
預儲食物簷瓦間半月不死斥為宮人

冬十月以趙南星為吏部尚書

先是尚星為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掌京察
黜去不詩教趙興邦等天下快之至是問達罷南星

代為吏部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憚其剛
嚴不敢有所干請魏忠賢雅重南星名遣其甥傅應
星謁見拒不納大學士魏廣徵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
通家子畜之廣徵入內閣三至南星門謝弗見又嘗

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徵恨刺骨與忠
賢比而齷南星然是時東林勢盛葉向高韓爌輔政

南星掌銓李騰芳

字子實
湘潭人

陳于廷

字孟諤
宜興人

佐之高攀

龍揚連左光斗秉憲魏大忠袁化中

字民諤
武定人

長科道鄭

三俊

字用章池州建德人

李邦華孫居相饒仲王之宗輩悉居

卿貳而郎官鄒維璉

字德耀瑞州新昌人

夏嘉遇

字正甫松江華亭人張

光前

字爾荷澤州人

程國祥

字仲若上元人

劉廷諫

順天通州人

等亦皆

民譽衆正盈朝激揚諷議忠賢頗憚之于外事未敢

大肆

十二月地震

兩京鳳陽蘇松江淮揚泗滁同日俱震

魏忠賢提督東廠

魏忠賢竊弄魁
柄陰惡已盈

此時雖處正不
容差奸漸進而
刑獄之柄尚在
南司故縱動于
惡而無由自逞
迨其時益甚
遂藉吏以立
威于是捕之
權一歸堂掾許
顯純黃又以罪
甜言詞為之屬
犬爪牙延禍措
紳由茲益烈浸
假而厥衛之命
儼然與記書並
行凶戾孰勝將

初神宗末刑罰弛縱而厥衛緝捕亦漸稀簡詔獄至
生青草及是忠賢以司禮秉筆領東厥事車馬儀衛
僭擬乘輿已而任用田爾耕任邱人掌衛事許顯純嘉興
人為鎮撫理刑羅織無遺鍛鍊殘酷厥衛之毒于斯
而極

括天下庫藏輸京師

葉向高言郡邑庫藏已竭藩庫稍餘今盡括之猝有
亂將何以應不納

父四載清流幾
壁有子遺嘉潔
重駭昏蔽授以
大阿固不足深
青而天道昭昭
竟不護持善類
殆由明祚將傾
故不惜微子闡
奴以厚之善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三

甲子四年春正月何宗彥卒

諡文毅

宗彥清修有執神宗末齊黨勢盛非同類即排去之
宗彥方攝禮部事獨無所附麗遂不安其位而去光
宗立以素望即家起入閣及是卒官贈太傅

二月京師地震

宮殿動搖有聲帝遂不豫至三月始愈地復屢震

夏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四人大罪中旨
切責漣

忠賢肆惡日甚連抗疏列其大罪二十有四

畧曰太監魏忠

賢者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黃入內也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繼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今列其罪狀為陛下言之祖制擬旨常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其黨論去急于剪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憾孫慎行鄒元標以公議發憤忠賢悉排去顧于黨謫逐侍之沈淮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盜賊而讎忠義大罪三王紀為司寇執法如山鍾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搆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臣大罪四國家最重故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俱用陪推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

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
江東謙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
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
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日傳聞宮中有一
貴人以性德貞靜荷寵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
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
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傳封中外方為慶幸忠賢惡
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
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忽焉告墮
虹流電繞之祥變為飛皇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
聖大夫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
先帝青宮四十年護持孤危者惟王安即陛下倉猝
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
殺之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畧無顧
忌大罪十一瑩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近又于
河澗毀人居室建立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挿漢大罪

十二今日庶中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
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御及傅應聲等
濫習恩蔭褻起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威斲家
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
持言官糾正板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
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忠賢墳脉遂託言開礦而
致之死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王
思敬等收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穽恣意
榜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緘
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掌銓除言官不敢
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僞不肯殺人媚人忠賢
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不守而忠
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魏大中為吏科遵旨
蒞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
言煌煌綸綍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
奸自忠賢任事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為事投匭告家

日夜未已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
息內外戒嚴東廠緝訪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傾
探虛實實主忠賢司房之邨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
禍宗功事成未知九朝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
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澹創內操
蕞 匪 奸 究 安 知 無 大 盜 刺 容 潛 入 其 中 一 旦 變 生
肘腋可為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
呼清塵墊道人以為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駟馬
羽幢青蓋夾道環遮則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夫
寵極生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
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
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
肆遂至不可收拾柰何養虎兇于肘腋間乎此又寸
鬻忠賢不足蔽其事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
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
奏問或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大夫為彌縫更相表裏

迺一疏陳實

陳足疏奸閹

輒當其懼而

解于閹臣尚

無心存顧忌

願此時使能

以正言論以

害得早知避

求全縱不能

伏刑誅或因

行離間廷亦

難徐圖處置

竟束手無能

之不應致忠

特計自謀注

慰留五臣遂

迭為呼應伏望陛下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勅刑部

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大夫于外用消隱憂臣死

且不朽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文震益疏上忠賢

字文起吳縣人劉儵魏大中事類叙在後

懼甚求解于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

而容氏從旁為剖析王體乾等贊之帝愴然不辨也

遂溫諭留忠賢而于次日下連疏嚴旨切責先是連

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于會

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為計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

賢詞知過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閹數百人衷

塔楊洪陽消

之機乎于寸

煥厲碌寡新

毒無窮維他

以忤閹去國

不能禁為之

免也

甲夾陛立勅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

中書舍人吳懷賢讀漣疏

擊節稱嘆注其旁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戍其奴告之忠賢即逮懷賢下獄拷掠死籍其

家吳懷賢

休寧人

秋七月杖殺工部郎中萬燦

字闍夫南昌人

自楊漣上疏被責廷臣益憤交章論忠賢不法

給事中則

魏大中許譽卿等御史則劉業楊玉珂帥衆等京卿則太常卿胡世賞祭酒蔡毅中等勲戚則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列卿則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凡七十餘人許譽卿松江莘亭人蔡毅中字宏甫

光山人陳道亨字孟起新建人大學士葉向高及禮部尚書翁正春

請遣忠賢歸私第以塞謗帝不許未幾燦疏復至言
忠賢盡竊大權生殺予奪在其掌握致內廷外朝止
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豈可一日尚留左右忠賢得
疏大怒當是時忠賢方惡廷臣文章劾已無所發憤
思借燦立威乃矯旨廷杖一百令羣閹先至燦即捽
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屬杖已絕而復甦羣閹更
肆蹴踏越四日即卒御史黃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
十惡無死法今以批肝瀝膽之忠臣竟殞于磨牙礪

齒之凶豎千載而下史筆書之豈不上累聖德乞復
其故官破格賜卹時禁中方失火李應昇復言部郎
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燄旋作天譴甚明伏冀矜恤

俱不報

是年檢討丁乾學典江西鄉試發策刺忠賢
忠賢怒矯旨除其名已使人詐為校尉往逮

挫辱之乾學憤鬱而卒揚州知府劉鐸憤忠賢亂政
書扇贈遊僧有陰霾國是非句實毆陽暉詩也選者
得之遂遷治事白矣會鐸家人夜醮都督張體乾誣
以咒詛竟斬西市他若御史夏之令以劾毛文龍吳
裕中以熊廷弼姻考功即蘇繼歐以楊漣黨後軍都
督府經歷張汶以被酒詆忠賢或下獄或被杖死皆
在燥後崇禎初燥贈光祿卿官一子乾學等皆贈卹
丁乾學字天行浙江山陰人寄籍京師劉鐸廬陵

人夏之令光山人吳裕中江夏人蘇繼
歐許州人張汶邯鄲人尚書國彥曾孫

葉向高罷

御史林汝翥

福清人

向高甥也方巡城有內二監爭奪

人財物鬪于塗汝翥笞之時萬燥甫杖死魏忠賢矯

旨命杖汝翥如燥汝翥懼逃之城外羣閹疑匿向高

第聚而圍之大肆詬辱向高上言國家二百年來無

中使圍閣臣第者臣今不去何面目見士大夫帝優

旨慰留盡收回中使

汝翥尋出受
林竟不死

向高以時事不可

為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乃命行入護歸

高向

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類自再入相輔濟
主開人逞場憲計時事日非向高亦稍利方為國然
猶數有匡救老成持重為清流所倚賴惟庇門生王
化貞不能決議致壞封疆事為時所咎焉後三年卒
崇禎初贈太師謚文忠

河決徐州

決魁山

即奎山在銅山縣東南

隄城中水深丈餘遷州治于雲

龍山

在銅山縣南常有雲氣蜿蜒如龍故名

而治河事無言及者

封光宗選侍李氏為康妃

閻豎之禍至忠
賢而最烈然非
有外廷無恥之
徒為之羽翼縱
逞兇殘之技恣
豺狼之心亦不
能如此肆行無
忌乃起廢微以

魏忠賢請加選侍封號帝從之旨與前移宮諭相背
時咸謂前諭出自王安後旨出自忠賢故彼此牴牾
帝實不辨也

冬十月罷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

御史崔呈秀

藺州人

按淮揚贓私狼籍比還朝攀龍循

故事考察

故事巡按御史回道
考覈稱職始復任

盡發其貪穢狀南星

議戍之詔革職聽勘呈秀寤夜走魏忠賢所叩首涕
泣乞為義子且言不去南星攀龍等吾輩未知死所

閩臣率先詣附
曰目醜然崔呈

秀因賊罪被糾

莫作述述淵數

遂甘為義子醜

穢求容創千古

未有之局非但

大良豈泯真狗

既不食其餘而

一時希榮伴進

者流方且效尤

端踵恬然不以

為羞人心敗壞

至此亦可以現

去氣運之在石

云

忠賢大以為然遂與定謀會山西缺巡撫南星以太

常卿謝應祥

安福人

有清望首列以請既得旨而御史

陳九疇

歷城人

受魏廣微旨言應祥嘗知嘉善魏大中

出其門大中以師故謀于選郎夏嘉遇而用之徇私

當斤

先是孟冬享廟且碩翔廣微偃蹇後至大中抗疏劾廣微廣微恨甚故啗九疇斥之

大中

嘉遇疏辨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

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

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遽引罪去

忠賢復矯旨切責放之歸明日攀龍亦引去

初南星里居時

名曰高海內仰慕與顧憲成鄒元標並稱三君及召起為吏部嘗以忠賢並坐宏政門正色語忠賢曰主上沖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為善忠賢默然怒形于色至是罷去忠賢與其黨恨不已每矯勅諭必曰為元凶云

十一月削吏部侍郎陳于廷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

左光斗籍

先是萬燝杖死黃尊素語漣曰可以去矣漣曰苟濟國死生以之卒不去至是廷推吏部尚書漣注籍不

預于廷等推喬允升

字吉甫洛陽人

馮從吾汪應蛟

字潛夫葵源人

上之中旨賁連大不敬又以允升等為趙南星私人
責于廷光斗與連朋比並削籍而擢徐兆魁吏部侍
郎喬應甲副都御史王紹徵僉都御史皆素為南星
所擯者也由是天下大權一歸忠賢矣

韓爌罷

葉向高既去爌為首輔故事閣中止首輔秉筆魏廣
徵欲分爌權囑魏忠賢傳旨諭爌同寅協恭而責次
輔毋伴食爌即抗疏乞休中旨責爌歸非于上悻悻

求去遂聽罷

煥每事持正為善類所倚然向高有智術籠罩羣閹煥性廉直自持勢不能敵

而魏廣微又深結忠賢偏引邪黨故卒齟齬而去已而忠賢黨劾煥除名又假他事坐職二千煥歸田宅

貸親故以償而棲止于先墓

十二月遷內閣中書汪文言

人欽

下鎮撫司獄

文言初以布衣任俠有智術神宗末遊京師輸資為

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

先是三黨諸魁交甚密後齊與浙浙相貳文言習知

本末多方設奇問之諸人果相疑而浙黨歸之請以求吏部不得見惡齊黨亦交關其間于是齊浙之黨

大

因交結東宮伴讀王安與談當世流品安悅之光

宗初立外廷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

言交闕力為多及魏忠賢殺安文言亦下吏得末減

益游公卿間葉向高用為內閣中書韓爌趙南星楊

漣左光斗魏大中俱與往來會給事中阮大鍼

懷寧人居

桐城

與光斗大中有隙

大鍼與光斗同里倚為重會吏科缺都給事中大鍼次當遷方

家居光斗招之趙南星高攀龍楊漣以察典近大鍼輕躁不可任擬用大中大鍼至光斗意中變使補工

科大鍼心恨之

囑其同官傅櫬

臨川人

劾文言與光斗大中文

通為奸利旨下文言詔獄葉向高以舉用文言引罪

求去忠賢終憚向高舊臣不深究而御史黃尊素語
鎮撫劉儵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禍延縉紳儵領之
獄上止坐文言廷杖除名無株及者

事在是年四月

方忠賢

得槐疏喜甚欲藉是羅織東林而獄遽解志不得逞
乃以劉儵不任事削其籍而用許顯純代欲再伺釁

而動至是御史梁夢環

廣東順德人

知忠賢恨未已復劾

文言詔立逮之下北鎮撫司獄即命顯純鞠治而大
理丞徐大化亦希忠賢指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

柄賄于是東林之禍遂作

朱國禎罷

國禎繼韓爌為首輔魏廣微視之蔑如給事中李蕃

日照三疏劾國禎遂引疾求去忠賢語其黨曰此老

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遣行人護歸

崇禎中辛
議文齊

乙丑五年春正月復聽勘御史崔呈秀官

魏忠賢既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為腹心日與計畫

至是給事中李恒茂

刑臺人

為呈秀訟寃忠賢即以中

旨後其官

時中旨頻出朝端以為憂給事中李魯生獨上言執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中出而

誰出舉朝大駭

尋督三殿工忠賢以閱工故日至外

李魯生霑化人

朝呈秀必屏人密語移時先是顧秉謙魏廣微以已

意點緝紳便覽一冊若葉向高韓爌趙南星高攀龍

楊漣左光斗等百餘人目為邪黨而以黃克纘王永

光

長垣人

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為正人進之忠賢

俾據是為黔陟已而王紹微編東林一百八人繫以

宋時淮南盜宋江等諸名目為點將錄令忠賢按名

點汰及是呈秀復進同志諸錄皆東林黨人又進天

鑒錄皆不附東林者由是羣小無不登用善類為之

一空

呈秀不二歲即晉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出入垣赫勢傾朝野于時忠賢門下文臣則呈秀由吉

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雨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慘號五彪也若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此外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呈秀尤為之魁暮夜乞憐者莫不緣之以進蛆集蟻附其門如市或不附已及勢位相軋者輒令其黨排去諸所傾陷不可悉數雖其黨亦深畏之
田吉故城人吳淳夫晉江人李夔龍福建南安人倪文煥江都人孫雲鶴霸州人楊寰吳縣人崔應元大興人周應秋金壇人曹欽程江西德化人

三月我

大清建都潘陽

先是

太祖高皇帝命築城界藩營建宮室尋自界藩遷于薩爾滸
遼陽既克乃于城東五里築城備宮闕之制建為東
京至是以潘陽形勢之地復自東京遷都之是為

盛京

夏四月太白晝見

重修光宗實錄

御史楊維垣

文登人

首翻三案給事中霍維華繼之痛

詆劉一燝韓爌孫慎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采楊漣

左光斗而譽范濟世

齊源人

王志道

漳浦人

等請改光宗

實錄中旨允之免李可灼戍擢濟世巡撫志道等京

卿時魏忠賢特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于三案及

京察

辛酉癸亥

封疆

熊廷弼

事無與也羣小欲藉忠賢力為

報仇凡異己者概指為東林黨而去之清流之禍遂

不可解

未幾楊左諸人皆坐封疆事被禍而御史石三畏追論京察事力諫孫丕揚王圖等于是

生者除名死者追奪己又極論三案請以其疏付史館 三畏交河人忠賢門下十孩兒之一也

六月朱延禧罷

中旨令閣票稱魏忠賢為元臣延禧執不可御史田

景新阿忠賢意攻去之

逮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

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下詔

獄尋斃之削前吏部尚書趙南星等籍

考明史連等逮問在三月下獄

在六月分并

書以者文

物進等久以仇
且為羣小所嫉
比進劾忠賢二
一四罪風篋
欲得甘心說者
以謂其平日不
且與汪文言交
往以自貽慘禍
但文言結毛安
以贊成善政尚
非自私自利視
似呈身逆黨者
實有問其文言
尚無可罪之由

先是讞汪文言獄詞連趙南星李三才及連光斗等
二十餘人許顯純坐連等以移宮罪徐大化獻策于
魏忠賢曰但坐移宮則無贓可指若坐納楊鎬熊廷
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更有名忠賢以為然乃令顯
純復鞫文言五毒備至使引連等納廷弼賄文言仰
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賊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
連別字也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復張目呼曰

於諸賢又何責
備當時竟顯權
陷實借文言為
發難之端而且
巧附封疆逞其
毒手以致填尸
牢控血戰交橫
忠魂共抱沉冤
為從來未有之
奇慘至今讀之
猶為切齒然諸
人正氣凜然不
磨當日之摧殘
備至者孰知即
所以秉章之哉

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即日斃之而具
獄詞以上漣光斗各坐二萬大中三千化中六千朝
瑞一萬大章四萬餘復多所牽引中旨漣光斗六人
逮下詔獄南星三才等俱削籍下所在撫按追贓漣
光斗等先後逮至顯純非法拷掠血肉狼籍賊不肯
承光斗私計曰彼殺我有二法因我不承而酷刑以
斃之一也夜半令獄卒潛殺之二也承則當下法司
庶有見天之日諸人然其言俱自認服忠賢乃矯旨

仍令顯純五日一追北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至

七月漣光斗大中同夕為獄卒所斃

連之死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最

為慘毒光斗大中亦皆體無完膚越數日始報三人屍俱已潰敗不可識

又踰月化中朝

瑞亦斃惟大章未死羣小謂諸人潛斃無以厭人心

乃移付法司定罪布告天下仍移鎮撫司大章曰吾

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其弟大韶訣投繯而卒初漣

等被逮秘獄中忽生黃芝光彩遠映及六人畢入適

成六瓣或以為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辱於此吾

輩庸有幸乎已而果然時以六人為六君子

方澆之被逮也

士尺數萬擢道學號所居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生
還既死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魚樓二子至乞
食以養微賊令急鄉人鏡出贖助之至賁菜備亦為
翰助光斗前典畿輔水利尋督學政士民德之客城
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倡義賑金諸生爭
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紱獄而光斗已前斃正即善
繼父世所稱鹿太公者也光斗死而賊未竟撫按嚴
追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家族盡破天中長子
學伊以父被逮欲隨行大中止之乃微服間行探刺
起居既抵都遇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稱
貸以完父贖未竟而大中斃學伊慟哭幾絕扶柩歸
晨夕號泣水漿不入口遂死化中前佐高攀龍發崔
呈秀贖私呈秀恨之又繼連疏劾志賢有鈺而走險其
橫逞之毒將不在指紳而即在陛下等語忠賢益大

恨因竄名獄中朝瑞嘗請宥廷弼戴罪令守山海徐大化與之相訐大章在刑部時獄廷弼狀援議能議勞例從寬遣戍楊維垣劾其受賄故二人並坐而大章尤多崇禎初連贈兵部尚書諡忠烈光斗贈右都御史福王時追諡忠毅大中贈太常卿諡忠節子學海旌孝行化中贈太僕卿福王時追諡忠愍朝瑞贈大理卿福王時追諡忠毅大章贈太僕卿福王時追諡裕愍

秋八月毀天下書院

御史張訥

閩中人

上疏力詆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

懋衡

字特國婺源人

等請毀其講學書院于是元標慎行從

吾懋衡俱削奪東林關中江右徽州及天下一切諸

書院皆毀訥為忠賢鷹犬最効力忠賢深德之書院

既毀未幾逆祠建矣

時元標已前卒追論奪官崇禎初贈尚書謚忠介慎行尋復以

紅丸事遣戍具詳後從吾以病卒崇禎

初復官謚恭定懋衡亦于崇禎初復官

以周如磐

莆田人

丁紹軾

貴池人

黃立極

字中五元成人

為禮部尚

書馮銓

涿州人

為禮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輔臣缺詔推老成幹濟者禮部尚書周如磐以年老

推用侍郎黃立極與忠賢同鄉故援之熊廷弼之獄

紹軾與銓謀居多

紹軾素憾廷弼以御史吳裕中為廷弼姻言于忠賢而杖殺之銓亦

與廷弼有隙家居時曾遺書魏良卿勸興大獄及侍講廷出市刊遼東傳譖于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帝大怒于是廷弼死遂決

銓資淺年未及四十忠賢黨李魯生

上言成即為老而非必老乎年幹乃稱濟而即有濟

于國銓遂柄用如磐閱三月即罷歸紹軾未踰年亦

卒

魏廣微罷

初楊左之獄廣微預謀吏部尚書崔景榮

字自強長垣人懼

諸人立斃亟請廣微諫止廣微不自安乃疏言連等

在今日誠為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為鄉寺之佐縱使
贓私果真亦當轉付法司據律論罪無令鎮撫嚴刑
追比疏入大忤忠賢意廣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
忠賢怒已不可解遂連疏乞歸景榮亦罷

殺前遼東經畧熊廷弼傳首九邊

先是法司論廷弼獄與王化貞俱論死已而楊左諸
人俱坐贓斃獄忠賢黨門克新

汝陽人

石三畏等趣殺

廷弼及是遂棄市傳首九邊化貞竟不誅御史梁夢

環謂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劉徽

清北人

謂廷弼家資

百萬宜籍以佐軍中旨從之罄產不足償其子兆珪

自刎死姻族家俱破

武井蔣應陽為廷弼稱冤立誅死大倉人孫文象顧同寅作詩

誅之為邇者所得二人坐誹謗俱斬連及其同郡編

修陳仁錫修撰文震孟並削籍陳仁錫字明卿長

洲人

冬十月罷孫承宗以高第

字登之樂州人

代為經畧

初忠賢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會帝遣內官王應坤

犒邊賜承宗蟒玉忠賢即令應坤申意承宗不與交

一言忠賢大憾趙南星等被逐承宗方西巡薊遼念

抗疏帝弗省往在講筵每奏對間有入乃請以賀聖

壽入朝面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

忠賢曰承宗擁重兵清君側公立齏粉矣忠賢悸甚

繞御床哭帝亦心動令內閣擬旨顧秉謙奮筆曰無

旨離信地非祖制違者法不宥夜啓禁門諭兵部發

三道飛騎止之

又諭九門守奄孫閣老
入齊化門者反接以入

承宗抵通州

聞命而還

事在四年

忠賢遣人偵之一襖被置輿中後車

惟鹿善繼而已忠賢意漸解而其黨李蕃徐大化等
至詆為王敦李懷光承宗遂累疏未罷不許會馬世

龍有柳河

亦曰楊柳河在奉天府海城縣南西北流入三岔河

之敗

有降人劉伯遜自耀

州來言州城內虛可襲世龍信之遣副將魯之甲等率師往撤水軍遊擊金冠以舟濟師冠違令不至師次柳河不得渡軍陷泥淖中敗沒

于是臺省交章劾世龍并及承宗

承宗求去益力遂許之以兵部尚書高第代為經畧

第素懼怯以關外必不可守欲盡撤錦

謂錦州

右

廣寧右衛

故屯也諸城守禦移關內袁崇煥力爭謂兵法有進無

退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內亦失保障第意堅且
欲并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
我必不去第不能奪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

山杏山

注俱
見前

塔山

堡名在錦
縣西南

守具盡驅入關委棄米

粟十餘萬軍民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
振

十二月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御史盧承欽

餘姚人

上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

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

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

朴

字繼白朝邑人

賀烺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

土木魔神宜一切榜示海內俾奸慝無所容忠賢大

喜悉刊黨人名示天下

凡黨人已罪未
罪悉編名其中

丙寅 六年春正月作三朝要典

先是給事中楊所修

南城人

請集挺擊紅丸移宮三案

章疏做明倫大典編輯為書頒示天下霍維華亦以

明自國本之論
既與朝端紛呶
者幾數十年矣
屬無禪事體而
南司水火由此
漸起雲霧端倪

小人道長之時
楊所修等公然
不顧妄談竟請
勅為成帙開局
其修以逞其詆
毀于是羣小任
情曲直移不憚
白混淆乃當
時詭徒獻媚至
欲梓擬春秋豈
知事後定評此
書即閻黨稿坑
迨索初初既經
焚毀而南都聚
訟楊雄垣等尚
欲重翻若輩中

為言至是作三朝要典

起乙卯至辛酉

以顧秉謙黃立極馮

銓為總裁施鳳來

平湖人

楊景辰

晉江人

孟紹虞曾楚卿

副之極意詆譏東林暴揚罪惡

其論棍擊以王之宋開蒙骨肉誣皇祖負

先帝雖碎骨不足贖論紅丸以孫慎行劄不當黎之
說妄疑先帝不得正其終更附不討賊之論輕詆皇
上不得正其始為罔上不道論移宮以楊連等內結
王安故重選侍之罪以張擁戴之功于是遂以之案
慎行連為三案罪首時方重修光宗實錄凡事關三案命即據

要典以改及書成忠賢令顧秉謙擬御製序文冠其

首刊布中外

傷善類之心無所不至究之是非本自了然又豈能以一書盡取後世哉

二月高第罷以王之臣

潼關衛人

代為輕畧袁崇煥巡撫遼

東先是我

大清兵圍寧遠高第與總兵楊麒擁兵不救寧前參政

袁崇煥集將士誓死守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

檄前屯及山海關凡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固

大軍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

巨礮圍遂解

時督屯通判金啟傑以燃礮死

事聞擢崇煥僉都御史

削高第楊麒職以之臣代第以前屯總兵趙率教代

麒鎮關門尋命崇煥巡撫遼東駐寧遠

逮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

字景文
吳縣人

蘇

松巡撫周起元

字仲先
海澄人

諭德繆昌期

字當時
江陰人

御史李應

昇周宗建黃尊素攀龍自沉于池順昌等俱下獄死

攀龍雖削籍崔呈秀恨不已亟言于魏忠賢必欲殺

之順昌家居魏大中被逮過吳順昌出錢與同起卧

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旗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

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周順昌邪因戟手呼忠

賢名罵不絕口旗尉歸以告忠賢大怒

俛文煥即希指劾順呂與

罪人婚削籍

昌期前典湖廣鄉試程文論中引趙高仇士

良寓規諷忠賢嫌之楊漣劾忠賢二十四罪疏或言

昌期代草而高趙諸人去國昌期率送之郊外執手

太息忠賢益大恨

昌期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有小璫至闕曰此人尚可留之送客耶

遂傳旨落職

宗建首劾忠賢目不識丁

前事具

庭昇尊素皆

繼連抗疏力攻忠賢

應昇疏有云忠賢之罪千真萬真無可復辨千罪萬罪又不勝

辨臣為陛下計莫若聽忠賢亟自引退以全旦夕之命為忠賢計又莫若早自引決以乞帷蓋之恩不然

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而不可得未又切責閣臣
謂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
欺不欲為劉捷謝遷者恐并不能為李東陽倘投策
求救不幾與焦芳同俾邪時魏廣微方深結忠賢知
應昇畿已謂旨責之應昇復疏論曰廣微父允真為
言官得罪輔臣以去聲施至今亡陛下戒諭廣微退
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庶
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切齒 而尊素尤有智慮為

羣小所深忌

曹欽程希指劾宗建應昇
尊素為東林護法皆削籍

會吳中訛言

尊案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蘇杭織造李實為張永

授以秘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凡數輩侍郎烏

程沈演

淮之弟

家居奏記忠賢曰事有迹矣于是忠賢益

遣使譙訶實知實與前巡撫起元

起元先已削籍

素有隙

起元

撫吳公廉愛民絲粟無所取實素貪橫妄增定額恣誅求又惡同知楊姜不屈已具疏誣劾起元為姜辨

寃而劾實不法數事實以此啟威而銜起元不置

乃索取實空印白疏令李

永貞偽為實奏誣劾起元為巡撫時乾沒帑金十餘

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間竄入順昌等名

矯旨並逮之攀龍聞旗尉將至謁道南祠

即楊龜山祠

為

文以告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及暮書遺表

訖具衣冠自沉于池表云臣雖削奪舊為大臣大臣

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遠近聞其
死莫不傷之順昌故有德于鄉士民聞其被逮憤怒
號寃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咸執香為周吏部請
命旗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
手擲銀鐙于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為天子命
乃東廠魏太監邪遂蠶擁上勢如山崩旗尉東西竄
衆縱橫毆擊立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巡撫毛一
鷺不能發一語知府寇慎吳縣知縣陳文瑞素得民

曲為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是日旗尉往浙江
逮尊素者泊舟胥門外市人知城中有變擊其舟而
沉之旗校泅水以遁失駕帖不敢往尊素聞即囚服

自投詔獄

順昌既就逮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
言吳人謀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已而

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
揚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綏騎不敢復出國門矣

方諸臣之被逮也顧秉謙忽持正請付法司論罪忠
賢不從已而昌期先至慷慨對簿詞氣不撓坐贓三
千備受五毒不勝刑而斃

四月晦日索體中傳出片
紙自此而絕至五月二日

獄卒以死報終莫知為何日其殮也十指順昌宗建
墮落拘置兩袖中蓋以其為連代草故云

應昇尊素繼至許顯純各坐贓數千宗建至一萬三千五日

一酷掠順昌輒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順昌喫血

唾顯純面罵益厲遂于夜中潛斃之時六月十七日及領埋已越三

日皮肉皆腐宗建為顯純酷訊偃卧不能出聲顯純僅存鬚髮

罵曰尚能詈魏公一丁不識否以沙囊壓之而死六月

十八日尊素知獄卒將害已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時

獨應昇尚在尊素隔牆呼之曰仲達我先行矣遂死

閏六月 朔日 明日應昇亦死起元道遠至則順昌等已俱

斃顯純酷加榜掠竟如疏懸贓十萬罄貲不足親故
多為破家及九月亦斃之獄中時以順昌等慘死詔
獄與前楊左諸人先後畧同遂與高攀龍稱為後
七君子以配楊左等共十有三人為逆閹時死節之

最著者云

攀龍學本濂洛探履篤買涵養邃密粹然
為一代大儒既死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

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為徒順昌
就逮時諸生朱文祖間行詣都為納體弼湯藥及微
贓令急奔走稱貸諸公間順昌視歸文祖哀慟發病
死其所捕顏佩章等五人比臨刑語知府冠慎曰公

好官知我，等好義，非為亂也。延頸就死，而後吳人合
莖之虎邱傍題曰五人之墓。昌期應昇至常州，聞靖
知府曾櫻成助之資，應昇師吳鍾靈詣府署，與應昇
語，竟日謂應昇曰：昔蔡元定、戴道州、晦翁、錢之蕭、寺
微視元定，不異平時，何國今日視見此景？真一夕千
古已而忽聞署外有數千人，聞聲皆言忠臣，何故被
逮？櫻素有惠政，得民力為勸諭，始解散而諸校方怖
蘇州，事有越垣而仆者，適賈蔗童子過之，曰：我恨極
惜不能殺汝，即取削蔗刀割片肉而去。宗建死後，所
親將英代為輸贖，亦坐削籍。尊素家尤負坐贓，雖不
及三千，同年門舊及鄉人咸助之，始得完起。元方、
吳罷歸，順昌為文送之，指斥無所諱。議者謂起元、
順昌之禍已伏于此。及兩人死，吳中士民無不垂涕者。
崇禎初，攀龍贈兵部尚書，謚忠憲，授其子世儒官。順
昌贈太常卿，謚忠介，其子茂蘭刺血詣闕，懇寬詔以
所贈官推及其祖父起元，贈兵部侍郎。福王時，追謚

忠惠昌期贈詹事福王時迺諡文貞宗建尊素應昇
俱贈太僕寺卿福王時宗建應昇皆追諡忠毅尊素
追諡忠端 周茂蘭字子佩順昌長子曾櫻字仲
金峽江人吳鍾密字密雅武進人蔣英嘉善人

夏五月王恭廠災

王恭廠火藥局也是日雷震火藥自焚地中霹靂聲
絕烟塵障空白晝晦冥軍民暈仆死者無算

六月地震

先是五月薊州密雲達震三日及是京師天津宣大
山東河南皆震

遂遍及天下且

上自宗藩下逮

賈賢無不思以

此為導迎詢婦

之端厥照道長

盡矣甚至像如

家昆制擬九極

聚則皇皇狂走

盡如糜狗而頌

衛至稱以克祥

聖神美其休福

向順竟不知前

忠野為何等其

居心妄悖宜宜

與叛逆同科而

顧東謙等亦敢

閏月建魏忠賢生祠

浙江巡撫潘汝楨

桐城人

疏請建忠賢生祠于西湖織

造太監李實請令杭州衛百戶守祠詔賜祠額

曰普德

勒石記功德閣臣撰文書丹自是諸方效尤幾遍天

下薊遼總督閻鳴泰部內建祠七所費數十萬其頌

忠賢有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語開封毀民舍二千

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巡撫朱童蒙建祠綏延

用琉璃瓦劉詒

杞縣人

建祠薊州金像冕旒

其諸祠務極工作之

粉博儀志偶用
盈篇推其積慮
苦言又何所
不至乃後此按
錄逆黨若擊均
得倖逃顯戮何
以書刑案而不
防維繼惡之漸
崇禎亦不能無
責矣

乃像皆以沉香本為之眼耳口鼻宛轉如生又腹中
腸肺俱以金玉珠寶為之髻空穴其一以屠四時香
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小豎上冠不能容匠人恐
急削而小之以稱冠小豎抱頭慟哭責匠人

疏辭

揄揚一如頌聖稱以堯天舜德至聖至神閣臣輒用

駢語褒答督餉尚書黃運泰

永城人

迎忠賢像五拜五

稽首稱九千歲都城內外祠宇相望有建于東華門

外者工部郎中葉憲祖

字美度
餘姚人

曰此天子臨辟雍道

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賢聞之即削其籍初汝楨請建

祠巡按御史劉之待

興國州人

會稿遲一日即削籍而薊州

道胡士容

黃州廣濟人

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

楚字

材館

以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

時海內望風獻媚自督撫巡按而外宗室

若楚王華燧勲戚若武清侯李誠銘保定侯梁世勲
等廷臣若尚書卞輔忠詞臣若庶吉士李若琳卞郎
若郎中魯國楨諸司若通政司經歷孫如洲上林監
丞張永祚等亦皆建祠恐後下及武夫賈豎諸無賴
子莫不攘臂爭先洵洵若不及後忠賢敗諸祠悉廢
凡建祠者概入逆案李誠銘慈聖太后姪梁世勲
瑤之後卞輔忠定海人李若琳大興入魯國楨臨川人

馮銓罷

銓以媚事魏忠賢登宰輔素與崔呈秀暱呈秀欲入

閣其黨孫杰霍維華啖職方郎中吳淳夫力攻罷銜
又慮王紹徽為吏部不肯推呈秀令御史袁鯨湖廣龍陽
人攻罷紹徽而杰等慮忠賢意變復以計沮之自是

羣小攜貳

京師水江北山東旱蝗

秋七月以施鳳來張瑞圖

晉江人

李國楫

高陽人

俱為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鳳來素無節概及任閣惟以和柔自媚于世瑞圖于

諸事務迎合魏忠賢意忠賢建祠碑文多出其手書
詔旨褒美忠賢詞極駢麗皆瑞圖筆也國檮去釋褐
纔十四年忠賢以同鄉故援之

九月我

太宗文皇帝嗣位以明年為天聰元年

顧秉謙罷

自秉謙為首輔凡魏忠賢傾害忠良皆屬其稟擬三
朝要典之作秉謙為總裁是非舛謬特甚及是羣小

各有所左右同黨中日夜交軌秉謙不自安遂乞歸

崇禎初削籍尋入逆案論徙家居又為鄉黨所惡聚眾侮辱之屋室費財焚掠殆盡秉謙鼠漁舟得免久

之寄居他縣以死

冬十月進魏忠賢爵上公從子良鄉寧國公

三殿告成

先是皇極殿成帝御殿受賀忽有聲如怒濤自殿中出羣臣班亂

太監李

永貞奏魏忠賢功吏部尚書周應秋亦奏如永貞言

忠賢遂進上公加恩三等良鄉前已封肅寧伯晉侯

是年春遼陽男子武長春遊妓家有妄言東廠擒之許顯純掠治故張其辭云長春謀間不獲且為亂賴

殿臣忠智立奇勲詔封良鄉至是復進封公已而諸
為肅寧伯賜鐵券尋晉為侯

邊築隘口成南京孝陵工竣甘肅奏捷法司捕盜並
言忠賢區畫方略詔書褒美閣臣皆擬九錫文半歲
中廢錦衣指揮使十七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擢其
族孫希孟希孔等世襲都督同知甥傅之琮馮繼先俱
都督僉事章奏無巨細輒頌忠賢稱殿臣不名山東
奏產麒麟大學士黃立極等稟旨言殿臣修德故仁
獸至其誣罔若此

故事內官為司禮秉筆非公事不
得出忠賢每歲必數歷畿甸坐文

軒駕四馬笙鼓鏡吹之聲轟隱黃埃中錦衣玉帶鞞袴而握刀者夾車左右而馳自厨傳優伶蹴鞠與皂隨者動以萬數嘗自琉璃河祭水還歷西山碧雲寺士大夫皆遮道拜伏凡有章奏其黨遣急足馳請然後下客氏既朝夕侍帝所而每數日必出至私第與過乾清宮前竟不下客氏盛服倩粧儼同妃后侍衛赫奕照耀衢路至宅則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呼震地犒餼銀幣無算或盡日不返忠賢促之始入凡忠賢濁亂朝政毒痛海內皆客氏為內主也

丁卯 七年春正月以太監崔文昇總督漕運河道

文昇先侍光宗藥為廷臣所論已放南京前事具魏忠

賢作三朝要典遂召還至是命兼督河漕

二月召王之臣還

先是袁崇煥與滿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既而之臣奏留桂崇煥又與不協中朝慮債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畫關而守至是朝議以二人既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略不設令崇煥盡統關

內外軍

崇煥與趙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王會

大清兵方討朝鮮渡鴨綠江崇煥乘間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未畢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往援崇煥以水師授文龍又遣率教等九將將精卒逼三岔河為牽制之勢而朝鮮已為

勒太康伯張國紀回籍

國紀皇后父也。后性嚴明，見魏忠賢及客氏亂政，數于上前言之。客魏交恨。一日帝至后宫，后方讀書。帝問何書，對曰：趙高傳也。帝嘿然。而出。忠賢聞之，益恨。會有張匿名榜于厚載門者，列忠賢反狀及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國紀為之，邵輔忠孫杰欲因此興大獄，借國紀以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為后，草一

疏募人上之諸人慮禍不敢承順天府丞劉志選年

老而嗜進無厭

志選與葉向高同舉進士由主事謫知縣復以大計罷歸三十年不得起

會向高再召道

杭州志選與遊讎彌月還朝用為南京主事即上疏

追論紅丸事力

詆孫慎行忠賢大喜

累擢至府丞時

年已七十餘矣惑家人言謂已老必先忠賢死也竟

上之疏中極論國紀罪未言毋令人訾及丹山之穴

藍田之種蓋忠賢嘗誣后非國紀女故云疏上事巨

測帝無所問但令國紀自新而已忠賢意大沮梁夢

環偵知之復申論志選疏且故詰丹山藍田二語忠

賢將從中究其事大學士李國楮及王體乾交沮之事乃止而國紀竟勒歸故郡

三月遣瑞王常浩及惠王常潤桂王常瀛之藩

三王皆帝叔父魏忠賢潛懷逆謀不利其在內御史張

訥希指即疏趣之藩于是三王以次就國

瑞王先之漢中惠王

繼之荆州踰月後桂王之衡州

儀物禮數刻意貶損羣小反盛稱忠

賢節費為國帝即下詔褒美

夏四月逮前刑部侍郎王之寀

之寀于天啟初累遷刑部侍郎後以要典成削

籍
下獄死

劉志選疏頌要典言命德討罪無微不彰即堯舜之
放四凶舉元愷何以加焉且云慷慨憂時力障狂濶
于既倒者魏廣微也當還之揆席以繼五臣之盛事
赤忠報國彌成巨典于不刊者嚴臣也當增入簡端

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王之寀宜正典刑孫慎行宜

加遣戍

之寀于天啟初上復仇疏中言提擊之謀變而為用藥之術益提不中而藥促之是文昇

之藥慘于張差之棍也而慎行辨拆紅丸有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

賊之罪兩者皆無可逃其忠賢矯旨逮之案下詔獄
言峻直故羣小恨之刺骨

坐以賊八千竟瘦死慎行亦遣戍寧夏

知府曾櫻故
緩之未行而

忠賢

敗

五月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于國子監許之

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啟聖公共疏曰孔

子作春秋厥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厥臣誅東林

黨人禮宜並尊持疏詣司業林鈺

字實甫
同安人

鈺援筆塗

抹即夕掛冠櫛星門去司業朱之俊為奏請從之鈺

剛叔借肆志忠
賢而已煇一時
越承詢事幾子
翻覆烈常陸焉
齡漁周房均皆
敢以忠賢上配
孔子彼亦尼然
人面而昧良忘
本有是犬豕不
如林鈺塗抹根

坐削籍

秋七月罷袁崇煥以王之臣代之

時我

天宗太皇帝親督兵至大凌河守城士卒皆遁遂進圍錦州

太監紀用總兵趙率教遣使請和我

大清遺書責之袁崇煥令祖大壽等統精兵四千統出
大清兵後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大壽等未至

大清已分兵抵寧遠城下崇煥督將士登陴列營濠內

上高能稍扶名
以乃朱之俊配
則即儒之席公
奏請施衍實
少斯文道貴然
當時家廢辭賦
獲取悅
文瑞者急
子夢視君上又
其持無程于先
的武

用礮拒擊而滿桂亦率尤世威以兵來赴我

大兵疾馳進擊大敗之追至城下尸填壕塹皆滿尋解

寧遠圍復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毀大小凌河

二城而還時稱寧錦大捷魏忠賢使其黨劾崇煥不

救錦州崇煥乞休去以王之臣代之及論功文武冒

濫增秩賜廢者數百人崇煥止增一秩

尚書霍維華
著進仙方靈

張飲于帝帝飲而甘之已漸厭及得病體腫忠賢

以咎維華惟華慮帝不則有後忠欲先自貳于忠賢

會寧錦致廢維華請以護崇

煥志賢覺其意降旨頗厲

忠賢紊亂朝常
明之元氣服劑
已盡嘉宗至是
尚于哀嘉可謂
至死不悟然當
時台見諸臣原

封魏忠賢從孫鵬翼為安平伯加少師從子良棟東安侯加太子太保良卿加太師

良棟鵬翼尚在襁褓鵬翼以寧錦奏捷封良棟以殿工封從吏部尚書周應秋請也良卿至代天子享南郊祭太廟于是天下皆知忠賢欲竊神器矣

八月帝崩遺詔皇五弟信王嗣位

先是帝不豫召閣部科道諸臣于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皆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黃立極等對曰陛

不過為若輩所
 族藉此以觀舉
 刺意向至云忠
 賢可計大事則
 其假詞刺來迷
 謀竊竊爾然獨
 以呈秀秘計時
 未可行無意信
 王年尚未冠英
 亦如憲宗之易
 與不妨隨時取
 再耳若以邊忠
 嗣位為群小意
 心持戴何異廢
 人說夢

下任賢勿貳諸臣敢不仰體越數日大漸遂崩遺詔以弟

信王嗣位王即夕入居宮中羣臣于比明始至方入臨

內使十餘人傳呼崔尚書甚急呈秀入與忠賢密謀久

之語秘不得聞或云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信王由檢即位 是為莊烈帝 赦

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九月追謚母賢妃劉氏 海州人籍宛平 為孝純皇后

立皇后周氏 蘇州人生員奎之女奎後封嘉定伯

魏周流亦其至
中外切齒一時
工僚倚昔莫敢
誰何其尤甚者
方且呈別義兒
指乘于衆邪說
之熾寔自古所
僅見迨莊烈嗣
位既已洞燭其
奸庶幾一快神

追尊光宗選侍李氏

即東李
見前

為莊妃

以撫育恩也

冬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放魏忠賢于鳳陽道死詔磔其屍

帝素稔忠賢惡深自儆備及即位其黨自危楊所修

楊維垣先劾崔呈秀先以嘗帝

呈秀先丁母憂奪情
視事不用縲纆反是

所修請令呈秀守
制維垣繼攻之

呈秀罷歸于是主事陸澄源

平湖
人

錢元愨

歸安
人

員外史躬盛

烏程
人

遂交章並論忠賢而

人之情苦紛事
揚所修前此詩
拜三朝要典原
屬逆黨推波助
瀾之人至是始
識冰山難恃猶
觀望遠地姑勿
呈為以當帝甚
明孝士大夫波
派之習浸淫日
久其為門戶擊
排者固涉客氣
虛橋下此則一
味詭隨固時起
倒而已其真能
持正嫉邪者自

嘉興貢生錢嘉徵更劾忠賢十大罪一並帝二蔑后
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剋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
八掩邊功九腹民十通關節疏上帝召忠賢使內侍讀
之忠賢震恐喪魄急以重寶啗信却大監徐應元求
解應元故忠賢博徒也帝知之斥應元安置忠賢于
鳳陽榜其罪示天下尋命錦衣衛逮治忠賢行至阜
城聞之與其黨李朝欽偕縊死乃磔其屍懸首河間
呈秀聞忠賢死亦自縊明年追戮其屍

言者劾呈秀
為五虎之首

周宗建勳過諸
人而外國指不
多庶真士林之
恥也

正肆市朝有詔逮治籍其家呈秀問之列姬妾羅諸
珍寶呼酒痛飲盡一卮即擲壞之飲已自縊詔開棺
戮屍子弟

皆遣戍

罷諸邊鎮守中官

免天啟時遠死諸臣賊釋其家屬

黃立極罷

山陰監生胡煥猷上疏論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
國樞等身居揆席一意媚閣並宜斥罷帝除煥猷名
立極不自安乞休去

十二月以錢龍錫

字推文松江華亭人

李標

字汝立高邑人

來宗道

蕭山人

楊景辰黃道登

吳江人

劉鴻訓

字默成長山人

並為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帝以施鳳來輩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推閣臣倣

古枚卜典召九卿科道入乾清宮貯名金甌焚香肅

拜以次探之得龍錫標宗道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

請益一二人復得道登鴻訓並命入閣

客氏及魏良卿侯國興等伏誅

帝舜官占藏志之語所以訓禹辭任非謂辨論官材必當取信于神也後世乃沿襲為金甌擇相故事夫探枚大者思欲得真材于揲索暗中之間其為可天

先是熹宗崩客氏出外宅

氏于五更赴梓宮前出一小匣用黃色龍袱包裹皆

熹宗胎髮痘痂及累年落

齒刺髮等痛哭焚化而去

及是詔赴浣衣局掠死籍

其家良鄉國興與客光先等皆棄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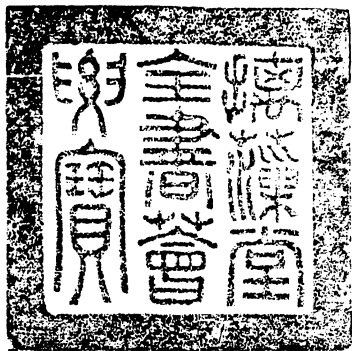
家屬無少長皆斬嬰孩赴市有

此睡未醒者人以為慘毒之報莫不快之

方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宮女

八人蓋將效呂不韋所為帝大怒命悉笞殺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三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騰錄監生臣汪國均